

詳註

經史百家雜鈔

上海會文堂印行
唐駝署

詳經史百家雜金 卷十二目錄

奏議之屬二

路溫舒上德緩刑書

賈捐之罷珠厓對

趙充國陳兵利害書

屯田奏三首

劉向條災異封事

論甘延壽等疏

論起昌陵疏

諫外家封事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論治性正家疏

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賈讓治河議

揚雄諫不許單于朝書

劉歆毀廟議

樊準興修儒學疏

劉陶上桓帝書

改鑄大錢議

諸葛亮出師表

高堂隆諫明帝疏

劉琨勸進表

江式文字源流表

陸贄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詳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二目錄終

詳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二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奏議之屬二

路溫舒上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蚡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富。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言宜帝初即大位。言宜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

鬱於胸。譽詆之聲日滿於耳。虛美重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
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勸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
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鹽字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今治獄
吏則不然。上下相毆。鹽同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
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
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
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矜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畏卻。
則鍛練而周内。蚡之蓋奏當去聲之成。雖咎同繇同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
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
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
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鵲之卵不毀。
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
君含詬。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
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註釋

無知二句

無知齊之諸公子。我其君襄公而自驪姬二句。驪姬晉獻公之妃。欲立其子奚齊。譖太子

申生殺之公子重耳出奔狄在趙王趙王如意漢高帝子封諸呂外十九年復歸于晉是為文公趙王如意漢高帝子封諸呂

武帝少子在昌邑昌邑王賀武帝大將軍位十三年崩昌邑王賀武帝大將軍黜亡義三句謂廢昌邑王十失鑄金人

築長城造阿房焚書坑儒治驪山之冢求也止不經不經謂經常也寧失不常之飾亂以視之

誣服以求免指道其辭使卻退鍛鍊謂如治工之鍛鍊周內謂周內于律

當時之痛指道其辭使卻退當謂處文致入罪也山數四句見左傳

賈捐之罷珠厓對漢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帝與有司議大發兵捐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讀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

入聖域而不僂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

西被流沙東漸音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讀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

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

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

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桓同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

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

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以上言三代不廓地而興秦皇務廣地而亡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

至孝文皇帝閉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

詳注歷史百家雜抄卷十二秦義二上海會文堂書局印行

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採平城之事。錄冒_音頓_音突_音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_音樂浪_音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_音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竝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靡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_{以上言孝文偃武孝武窮兵}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惛惛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廼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臾_音獨居一海之中。霧露

氣淫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瑋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以上言珠厓不足貪。臣竊以往者。美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註釋

卷卷

勤懇也。

故孔子三句

論語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又曰。韶盡美。流沙。今蒙

濟納旗

漸也

朔方暨也。

武丁

殷高宗。

江

國名。今河南正陽縣有故江。城即是。

黃

國名。今河南潢川縣有故黃。城即是。

氏

羌。皆西戎名。

荆楚

朔方

漢郡名。今內蒙古鄂爾多斯。

越裳

氏。越裳古國名。今安南南部。

南征

白。周昭王南巡狩。反濟漢。漢

膠液

齊桓

桓公為首丘之盟。以定太子之位。事具左傳。

孔子

定其文。

孔子

作春秋。

大自

稱王

者

閩越

今福建省本州。時七閩地。

太原

秦郡名。今山西舊太原府。

賦四十二句

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事探追計其。

平城

見論伐冒頓。漢初匈奴。

却安息

漢西域國名。在今波斯。

碣石

山名。在今直隸昌黎縣。

玄菟

郡名。今朝鮮北境。

樂浪

郡名。今朝鮮西境。

鬱林

蒼梧交趾合浦。

亭郭

塞上險要處。築牆置亭使人守之也。

淮南

王名。安武帝元狩三年。

以謀反

席駱越

百越之一種。

顯顯

猶區區。

少府

官名。主供給天子私財。

無以為

也。

公孫勇

武帝征和三年。

趙充國陳兵利害書

時充國擊叛羌。欲以威信招降。罕升先誅先零。美廷議以為不先破罕升。先零未可圖。詔書責讓充國。充國乃上書陳利害。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

罕本字

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

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威德至計亡已故遣音罕音豪雕庫宣天子

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

音

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玉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

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

誠非陛下本計也

以上言不宜舍先零而擊罕

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

人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

之道也今恩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政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臣愚以

為不便

以上言罕縱為寇宜致之使來不宜往攻

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

同

忘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

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

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

兵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

繇同

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

以上言先零必救臣早之急解仇結黨

臣

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

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

同

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

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

其利惟陛下裁察

註釋

安國謂義渠

罕一羌之種

雕庫漢書趙充國傳初罕開豪靡當兒使弟雕庫

豪大兵誅有罪明白自別毋取并滅

先零漢時羌族有今甘肅省導河縣以西至青海之地

山水

謂依山之木石以自保固

敦煌郡名今甘肅敦煌縣是其郡治

酒泉郡名今甘肅酒泉縣東北有酒泉故城是其郡治

莫須羌名

趙充國屯田奏三首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

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芡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

久不解繇同役不息又恐完古他夷卒同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

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以上月須錢穀太多計度

臨羌音東至浩音疊音門音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

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

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

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音洽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陬音洽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

田事出賦人二十畝古詒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取內馬什二就

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令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

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以上罷騎兵留步兵屯田。發郡騎為游兵以護田者。

註釋

臨羌

地名。故城在今甘肅西寧縣西。

浩疊

地名。漢置縣。在今碾伯縣東。

淮陽

郡名。故城在今河南淮陽縣西。

郡名。今河南舊汝寧陳州二府及安徽舊潁州府是其地。

湟陜

陜。臨也。鮮水。海。青田。事出。謂至春人賦。謂頌。伉。強。健。倅。

副什二千騎則與副

金城

今甘肅舊蘭州西寧二府地。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黯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美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美虜之具也。以上言屯田而美可瓦解。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美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古地名。貧破其衆。以成美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音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賑美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徵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音墜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同九

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升小升。使生宅變之憂。十也。治湟隄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同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通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註釋

薦草

六畜所食曰薦

謂受充國之言

校一部為一校

河湟

河黃河湟湟水即西寧河下流入黃河

傳世句

謂折衝之具可以傳世

乘危句

言必不離遺瘞手足所生寒瘡也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

凍旱

同

莫須

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

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暮月而望。以上言先零破散為期不遠竊見北邊自敦

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

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同壘木樵同校聯不絕。便兵弩

飭鬪具。烽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

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同擒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

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

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

以上言屯兵防守之法可恃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

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

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利空內自罷同敝同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同蠻

夷也以上言虜為小寇不足患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中亦未可空如是古瞻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

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古瞻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

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附循衆美諭以明詔宜皆鄉同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

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以上言繇役不宜復發轉運不宜多費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

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嫌得避同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

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

誅令臣數得孰同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誅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註釋 罕开莫須敦煌見陳兵利害書遼東郡名今奉天東南境木樵為高樓以望敵也校聯句校謂用木自相貫串以為固者

瓦解其處各于其處自瓦解即今同是俱不能止湟中湟水左右羌之所居曰湟中烏桓東胡種也臨衆人名

雖其前辭二句按宣帝詔書有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之語故充國及之五年者謂元康

五年義渠安國召誅先零之時不分别大小开故大小开有此言也也媮苟且

劉向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竝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

為陵哀今之人胡憚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
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
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音伯乖
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
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音阼音彗星
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鵠音退飛多麋
有蜮蜚鸛音鵠音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水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
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饉音蝻音終音螟音蠹音牛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菽
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
貿音侯音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
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以上哀周乖氣致戾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
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
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散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
舛午膠戾乖刺音更相讒慝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
營惑耳目惑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

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眾。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哀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以上言時多邪黨災異稠疊原其所以然者。讒邪竝進也。讒邪之所以竝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音鄙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麇音麇麇。見音現現。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

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古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

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

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

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音避

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

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

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以上言疑賢人為朋黨，故讒邪並進。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

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

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

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

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

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故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音陂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

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

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

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以上請誅邪佞去狐疑。